

「牆」的存在

——生命、死亡與自由

我們不必畏懼死亡，猶如每一個人皆能存在世上
有人有意迷失自己，爲避免以短暫的生命去面對永
恆的時空，但我們要記住，所謂永恆只是存在心靈上
那種「不死性」的感覺，只不過是「存在」的更迭過程

對一位從事現代文學創作者而言，其文學作品絕不止於情感的抒發與一些事件的記錄而已；它同時引導人類的心靈對人類存在作更深入的批判，藉以更有效地把握住內在真實的生命。故當他發現某一目標而從事追求時，那可能不是一個幸福的標誌；那只是亮起了一盞醒目的信號，告訴他必須跋涉更長更荊棘的荒原達到他所追求的歸宿；或許這歸宿只是一種不斷追尋的過程而已。現代文學作家在這永無止境的追求中已將我們引入了悲劇性的存在中，他們一直與生命同在，與死亡併肩，在生死之間解剖自我，追求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二十世紀，無論我國或者西方皆處於一個史無前例的危疑震撼時代；在二次大戰的夾縫中，人類信仰價值遭受空前的破壞，人們在精神上是苦悶的，在意志上是漂泊的；我們聽到了卡夫卡在「蛻變」中的吶喊：人活着，受盡苦，而後死去。尤其近代中國在革命破壞及戰禍叛亂的侵襲下，加上西方反理性哲學與否定上帝存在思想輸入後，頓時使敏銳的知識份子在此激流沖激下覺醒過來，欲在人類生存與死亡之間去對生命存在作全盤的認識與重估；同時去感知生存的悲劇性，進而去超越它。故現代文學作家有意暴露現代人的這種遭遇，一面而消極地作爲現代人生活的映像，一方更積極地追求真實的自我。沙特的短篇小說「牆」便是人在追尋存

在真實所提出的存在問題：死亡的意義，以及在逼進死亡的極端處境下個體的存在意識。筆者在此無意觸及小說上的技巧問題，只討論到它所涉及的存在方面的問題。

不了解近代戰爭給予人類心靈的破壞，就很難了解二十世紀前半紀的文學及其矛盾。它確實給人類心理的影響太大了；很多人懷着捍衛民主、自由與正義的崇高理想去打擊野蠻的破壞者，但戰場上的真實面目使他們驚愕與失望，甚至絕望；他們在死亡下戰慄著，那些美麗的口號如同過眼雲煙。由「牆」我們可以窺見人在死亡下所表達出的無聲無形的心理變化過程。沙特同時欲使人在死亡的侵逼下，令人感到存在的一點真實與意義。

整個故事被一個「死亡」貫穿着，使人在虛無的無奈下呼吸着。在小說裡「死亡」就像一關閉的圓，裡面空無一物，就如故事主角伊比達在面臨即將到來的槍決所作的道白：「我寧可死也不願出賣葛里斯，我對他的友情和我對康怡的愛以及我要活下去的欲望已經在今天天亮以前一起消失了……」（指葛里斯）的生命並不比我更有價值；在死亡面前，任何生命都沒有價值。」死亡在此似乎就是一切。沙特在此將人引入存在的界限上，讓我們的思想去敲擊這一似乎要發出聲音而却一再寂靜的空無；而在人們一再敲擊而死亡一再侵逼下，迫使我們

而那曾經喚起美麗回憶的天空就如同一顆被子彈射穿的心「雖然能稱心地望着天空，但是天空已不再使我喚起什麼思憶。」自從死亡降臨以來，他就覺得沒有一樣東西是自然的，「過去二十四小時，我和湯姆在一起，我聽他說話，我也對他說話，我覺得我們並沒有相同之處。然而如今我們却猶如孿生兄弟一般地相像，只不過我們要一起死去。」死亡在此一步一步地侵逼着。對於過去全部的生活他想：「這是一個絕對的謊」。沒有什麼東西比死亡來得更為確定。

「牆」這篇小說取材於西班牙內亂，但沙特的思想仍是源於二次大戰反納粹極權爭取自由生存的思想。他一再強調人是自由的，人先是沒有本質的純然存在，然後自己主宰着自己界定他的本質，故他的存在即是一種自由。同時沙特是一位無神論者（如果神不是一種位格，而只是代表一種最終的實在，則無神論背後仍是承認神的。就如沙特所說：人「被」註定是自由的。他仍是承認人是受一種無名的受制力注定為自由的。）他一開始就認定人是絕對自由的，但他的自由乃是在戰爭中真正體驗到的。他曾感到他從未比德軍佔領時期更為自由，在這時期他喪失了一切權利；但正因為這些，他感到自己是自由的，在每一瞬間，個人皆面對着死亡而完成自己的抉擇，每一個人在完全孤獨中負責完全的責任，在自由中抉擇自己，同時替眾人抉擇自由。它不是爭脫主宰後的自由，而是一種與強權對峙的自由。在「牆」中伊比達雖然在死亡的無奈下顛倒。但我們仍可隱約地感到伊比達正掌握着自由；在強大的壓力下，他感到深沈的自由。敵人一再迫他供出葛里斯的藏所，而他一再以「不」來顯出他是自由的，他本來就註定是自由的。他自道着：「我可以遺棄葛里斯來救我自己的生命，但我們不願這樣做，我覺得有點滑稽；這是固執。我必須固執一種莫名的快感侵佔了我。」他在牆邊挺立着。他對着牆狂笑着。

沙特的作品的主题主要仍是環繞着人的存在問題。故事中的人物常是充滿了焦慮、絕望、怯懦或犯罪的，而故事的背景常是處於極端情境下；他欲使人在這種情況的沖激下覺醒到自己的存在，回歸自我，找回生命的真實在。同時他透過故事中所發生的事件，說明出自由行動的絕對性，每一個人是自己命運的主宰。神在他看來是多餘的假設，世界原是荒謬而不可理論的，唯有人本身能夠賦予生命以意義。

呂錦泉

從原信以為真的幻覺中覺醒，重新肯定我們的生存意識。沙特在這篇牆中一再提示出人在對抗虛無所面臨的悲劇性。同時沙特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他更提出了以行動去對抗虛無；在虛無真空裡他深深地體會到「行動」乃是唯一的真實，人無非是他自己行為的總和，無非就是他的生命。故他一生中從事抗爭，在戰火下生活，參加各種政治及文學活動；他鼓動人類用行動來克服生存的困境，直至死，仍不要被死亡所嚇倒。所以沙特決不是一位頹廢的虛無論者——在認定一切虛無後就放棄了一切而無所事事；他是一位憤怒的叛徒，以瘋狂的行動來治療其虛無的絕症。這是他在「牆」中揭出人類面臨的困境後他的唯一生路。

在「牆」中，那種感人的無望自始一直扣緊着我們的心弦；死亡的力量一再地膨脹；伊比達看着湯姆肥大而發抖的臀部，他只能想到來福槍彈或刺刀尖口不久就要穿入這堆嫩肉中去正如穿入一塊牛油中似的。在地窖裡，冷風中他不斷地冒汗「全被汗水黏住了，在這時我發覺我的襯衫也濕透了，黏在我的皮膚中，我已流了一個小時的汗水，但是我却絲毫沒有感覺到。」在死亡面前人只變成一堆身體上的感覺。他看着那仍能感覺冷風的比利時醫生他「真想站起來捶他的臉，但剛微微一動，一切憤怒和羞恥感全消失了。」他莫可奈何地回到長凳上